

现代诗城的白月光

◎ 郭立网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坐落着一座戈壁新城,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德令哈。这座城市于我的印象,最初是美丽的,安详的,略带神秘和向往的。随着不断地深入了解,日益融入其中,她逐渐变得清晰而真实。

恰在此前,我带着国铁集团党组的重托,怀着奉献德令哈的援青使命,揣着青年时期对建设大西北的热情,只身前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府德令哈。刚来之时,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生疏,却又感觉亲切。因为这是自己要工作和生活三年的城市,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地方,也是净化自己灵魂的殿堂。

巴音河水带着祁连山赋予的神秘色彩,抚育着这片金色原野上生长的万物,浇灌出沁人心脾的绿色,点缀着广阔的高原戈壁,养育着勤劳朴素的人民,所见之处皆呈现出勃勃生机。巴音河由柏树山南下,穿城而过,流向迷人的情人湖——可鲁克湖、托素湖。淡水的可鲁克湖水草丰美、鱼鸟成群,咸水的托素湖畔则几乎寸草不生、人迹罕至,传说这儿有地球上唯一的“外星人遗址”。两湖之水,一咸一淡,中间丝带相连,有如人间情侣幽会,又如仙境牛郎织女。

绵延的祁连山托着这座美丽的城市,漫山遍野的千年古柏苍翠,守护着众多的高原生灵——灵巧的岩羊、凶猛的牦牛、隐秘的雪豹、盘旋的苍鹰、狡猾的藏狐、憨憨的旱獭……“江山如此多娇”这个金句,可谓生动地说明了柏树山的雄劲和灵动。在绵延大山深处,祁连山腹地,团结峰脚下,“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哈拉湖,在那里苦苦地等待着情

郎共舞。巍峨雄峻、满头白发的团结峰,有如父亲般用自己的血液滋润并陪伴在其身旁。

德令哈的天空始终那么湛蓝,光照始终那么充足,把长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染成了古铜的魅力色。我也有幸融入其中,彼此不分你我。

德令哈的夜色是那么迷人,海子诗歌陈列馆坐落在巴音河畔,优美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在河畔散步的游人口中吟诵,现代诗城的白月光,照耀着莅临这儿的每一位客人。一对对情侣相依相偎,孩童们在父母身旁嬉戏,尘世的欢乐平等地给予大家。霓虹灯闪烁,河水声潺湲,将暮色下的德令哈渲染得更加诗情画意。

秋天德令哈最为迷人,乡间荡漾着藜麦成熟的颜色,成片的柴达木枸杞弥漫着成熟的果香,火红的颜色与夕照融为一体,收获的喜悦呈现在农家的面庞,一幅幅丰收的画面跃然纸上。远处鱼鳞状的白云从柏树山腰飘来,近了,近了,原来是勤劳的牧民赶着自家的羊群转场归来,每一只都膘肥体壮,牧民的脸上写满了生活的富足和对未来的希望。

秋天的那达慕,蒙古语亦称那雅尔,意为娱乐或游戏,以表示丰收之喜悦。这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看那赛场上,姑娘们跳着婀娜的舞蹈,壮汉们在草地摔跤,骑手们在马背上帅气又惊险的表演,俊男靓女歌喉动人,马头铃声悠扬婉转。

德令哈百姓特别质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热土,奉献各自的一生给祖国的聚宝盆,创造美丽安详的德令哈。这里是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同时有

汉、回、撒拉等26个民族,他们在这里世代定居,壮美的河山养育着各族儿女。

德令哈的百姓又是幸福的,有强大祖国的关爱与反哺。这里既有国家部委央企的政策和制度援助,也有东西部地区对口支援工作指挥部。这里的乡村是美丽的,百姓是富足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这里衔接顺畅,老幼病残基本走上了幸福路。

德令哈的新能源产业园区,已经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在德令哈城市西部区域,一望无垠的戈壁滩上,铺满了深蓝色的光伏,远远望去,犹如戈壁上呈现了一片蔚蓝色的海洋。海洋中心矗立着全国第一个塔式光热发电站,几万片玻璃镜面将阳光汇聚到塔顶,形成一颗耀眼的人造小太阳。每当登上观景台,我们都会感叹人类的智慧是多么的强大。在这片广袤的戈壁滩,产生了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通过特高压输变电技术,为千家万户送去了光明。

这里,我得重点说一说穿城而过的青藏铁路。它又简称青藏线,是一条连接青海省会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的国家Ⅰ级铁路,既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远在20世纪初,美国知名旅行作家和小说家保罗·索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1958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东起西宁,西至格尔木,1984年5月建成通车。二期工程直通拉萨,2001年6月29日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伟大的青藏铁路,以铁的事实粉碎了保罗·索鲁的预言:“你在说啥?我没听清! 请来看看!”

日出(外二首)

◎ 陈焕炎

朝日跃海升，
霞光万丈丛。
扁舟冲浪去，
渔歌踏涛声。

瑞雪

雪至盼岁归，
风舞银蛇催。
遥望青垄处，
丰年倚在眉。

冬日溪景

一片两片三四片，
金色摇曳草坪间。
微风曛暖满溪红，
芦花扬雪迎仲冬。



嘿,那拉提!

◎ 李生德

心里多酝酿一会儿,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伊犁河就是从这里发源的啊!

“嘿,那拉提,我来了!”

同车的旅伴冲出车门,孩子般忘情地扑向这片海洋,扑进大自然温柔的怀抱里!

我如愿以偿地置身在这莽莽的浓绿之中!那草丛细细密密、柔柔软软的,没过了膝盖,浸过了腰间,轻拂着女人的裙裾、男人的手臂、小娃娃的脸颊,微风搔得人痒痒的,心暖暖的。脚下的地是黑油油的,土是松软软的,弥散出一股高原特有的芳香气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伸向远方,连接着遥远天际,极目处有一顶洁白的毡房,毡房上缭绕着缕缕青色炊烟。眼前,花儿们争相开放着,像蝴蝶扇动着彩色的翅膀飞啊飞,又像晶莹的星星,躲在草丛中神秘地眨着眼睛,大概是远古时西域人家小姑娘的精灵跑出来了吧?

那拉提的绿是一种博大、一种辽阔、一种粗犷、一种豪迈,一种实实在在的原生态美。此刻,如果你是逃离了大城市钢筋水泥森林的拥挤嘈杂,如果你是摆脱了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恩怨是非,如果你是避开了耀眼眩目名利编织的缜密罗网,到这里来呼吸一下清新宜人的空气,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噢!

冷静下来仔细思索,呈现我们面前的不就是普普通通的山,普普通通的地,普普通通的草,普普通通的花嘛! 只是因为它躲藏在这茫茫戈壁深处和重重大山背后,没有工业化的污染,没有农业化的沉重,没有信息化的浮躁,保留了一份天然、一份纯真、一份恬静、一份远古简朴情愫的化石罢了。

草原的主人们啊,世世代代享受着如此原始素朴的生活。这片土地上承载了多少历史的风雨沧桑,演绎过多少爱情的悲欢离合,击退过多少侵袭的风暴苦难,庆祝过多少丰收的欢乐时光,萌生过多少绚丽奇妙的梦想……

如今,人们不远千里万里,乘飞机,坐火车,搭汽车,在残酷搏斗的生存空间里挤出一点点时间,急匆匆到这里来瞥一眼,目的只是一睹这片老祖宗享受过的诱人绿色,这片舒心的辽阔,这份清新自然的原生态。

那拉提,是上天奖励给哈萨克民族的一枚大奖章!

我永远思念那片纯净的绿色!

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

◎ 邵 琴

北平的春天,时而风烈沙起、时而煦暖迷人。新春的风好像刮开了另一片新鲜的天空和生活。林家院子里两棵高大的栝树生发出了青稚的嫩枝新叶。院子里的大树被春风刮开了娇弱的叶蕾。春天还未过完,时常在树下徘徊着的少女突然发觉,似乎是在那些无数个不经意中,在那一片深情专注的目光下,在温和沉静的殷殷陪伴中,她的心不禁为一个人深深沉醉了。打动她的,正是那个一派文雅又略带调皮的“傻小子”——梁思成。

梁思成开始频繁出入景山后街雪池林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院子里看紫藤树比赛谁画得美;有时坐在后院的长石台阶上看书,不时聊聊文学;有时候抬头远看,一起看蓝天映衬下宁静素雅的北海白塔。

属于他们的正式交往从1922年这个春天开始了。

从欧洲回国后,林徽因继续回到培华女校完成学业。梁思成在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已经毕业在即。

林徽因迫不及待要向梁思成分享那些欧洲见闻。她描述了那座高大华美却令她备感孤单的房子;难忘的美丽康桥有着鸟鸣绿野山花树林,和康河静静的水流;还有那些前来拜访父亲的英国文学巨匠无一不因其智慧与才华使她深受启迪。更重要的是,林徽因讲起了她的伦敦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沉浸在画建筑图中。那些原本司空见惯的房子,在她的笔下出现了结构、雕塑、装饰结合的美学意味。林徽因痴迷地说:“我已经被这门艺术迷住了,我可以每天看着同学画这些房子看得如痴如醉。原来,房子不仅满足于住的功能,这同时也是艺术的一种。这是一门叫作建筑学的学科,包含艺术和工程技术,用诗意的说法:这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

梁思成聪慧的眼睛闪出了兴奋的光芒,聪颖的他瞬间懂了林徽因所描述的“建筑学”,尽管此前他听都没听说过。可是爱好美术的他也经常会在练笔时画到那些中国的房子。梁思成之前在画房子的时候已经在一片懵懂中隐隐觉得,这些那么讲究朝向、采光、颜色搭配、图案描绘、院落布置的房子决不仅仅是“居住之所”那么简单。现在,终于有一个叫建筑学的名词为他的懵懂破出了正确的称谓。

林徽因热切地表示,以后她要以建筑为终身职业,做中国第一个女建筑师。

梁思成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望着她黑亮的眼眸坚定热切地说:“那么,我将跟你一起经历这些!”

心灵碰撞之光炽热如炬,两颗火热的心几乎要融化为一体,梁思成和林徽因情不自禁地相互依偎。爱情,轰轰烈烈地来了。还有什么,能比身怀一样的价值观、一样的生活热情、一样的理想追求更令人陶醉、令人幸福的情感!

1923年5月7日这天,梁思成跟弟弟梁思永将大姐从海外买来的摩托车搬出来,梁思成载着梁思永要去加入到“国耻日”游行人群中。他们刚出南长街口,就被一辆大汽车横撞过来。梁思成瞬时被压在摩托车下,重创使他当时便陷入昏迷。当在梁家听差的曹五把梁思成背回家的时候,受伤过重的梁思成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救护车把梁思成和梁思永一起送到了医院。梁思永经检查只是嘴唇磨破和腿部轻微擦伤。梁思成却因此落下残疾,引发了陪伴终身的痛苦磨难。

起初,医生通知梁家,梁思成只是右腿断了,并不需要动手术。这个轻率的判断是错误的,错误的判断过了一段时间才被发现,这就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梁思成反复动了三次手术。梁启超在给

大姐思顺的信中充满希望地说:“和正常人一样走路了”。可实际上这只是父亲乐观的愿望而已。从那时起,梁思成的右腿显然比左腿短一大截,这辈子他只能跛着脚走路。这对一个昔日健康的“体育健将”不啻为严重打击。

更加残酷的事实是,由于脊椎受伤,梁思成从此一直要穿着协和医院特制的马甲,才能支撑起他的上半身。这对于日后要经常在农村长时间徒步、攀爬和检查屋顶及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亲历到这场意外,使林徽因猛然发觉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早已经与梁思成密不可分。从这天开始她暗暗下定决心要与梁思成今生今世福祸与共。回到家里,她彻夜难眠,牵挂着伤中的梁思成,想到他一个人在医院痛得呻吟,那么孤单、无助,她的心仿佛被撕扯成了千百片;当她来到医院,看到他在自己面前强忍着疼痛,她便心疼地恨不能紧紧拥抱他,替他分担这些痛苦。她已经放不下梁思成了。

对于梁思成又何尝不是呢?当年那个裙角一摆便翩然而去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如今光彩照人的林徽因。日常的她才思敏捷、幽默风趣、知识渊博,以至于她一串串的妙语连珠令他常常应接不暇。现在的她温暖柔情,照顾他无微不至。他看出了她的柔情,也看出了她的倔强。晚上林徽因不在,他却感觉她的柔情还弥漫在这里,她欢快的笑声还回荡在这里,这让病体的疼痛减轻了很多。甚至可以说,这次住院住得相当“甜蜜”。

尽管在这年1月份两人就已有成言。但,这次车祸事件,使他们更加认清了彼此在对方心里的分量。灾难使他们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互相许下了终身诺言。这份矢志不渝的承诺使林徽因决定无视世俗礼教,勇敢地以“未婚妻”的身份去照顾梁思成。梁思成住了八个星期的院,林徽因就去陪了他八个星期。

林徽因找来外文书读给梁思成听,林徽因把听到的笑话讲给梁思成听,林徽因把身边发生的趣事绘声绘色地讲述给梁思成……进入盛夏,闷热的天气使缠满纱布的“病人”顾不上斯文,梁思成有时候热的赤膊露身仍止不住汗水淋漓。体贴的林徽因顾不得礼法避讳,细心地为他擦汗、扇风。即使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在场也毫无收敛。梁母每天到医院看望梁思成两次,每次去都看到林徽因与梁思成说说笑笑,没有丝毫遮掩,没有丝毫羞怯。这让传统的梁母完全无法接受,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太“新潮开放”的未来儿媳。梁母对大姐思顺直言这位姑娘“不知害羞”。

双方父亲竭力希望他们在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增进了解、培养感情。然而,性格差距极大的徽因和思成没有期望的那样一帆风顺。

眼下,他们顾不上剖析各自的性格差距。在全新的未知幻想中,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新知识的好奇,对大洋彼岸生活的无限向往,他们憧憬的美好生活似乎已经展开画卷,碧波荡漾的大海上他们如航船鼓帆,蓄势待发充满活力。

梁思成的清华同窗陈植与他们一路同行。林徽因影响了梁思成的职业选择,陈植则是在梁思成的鼓励下欣然选择了建筑学。他们三人由美国到美国,首先到了纽约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修了几个月的暑期班,以适应美国的新环境。在康奈尔大学,他们选修了美术和数学。这里是常春藤名校,他们希望有了这些预修学分,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可以“直升建筑系二年级甚至更高年级”。

梁思成和林徽因俯瞰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建筑布局,不禁在信中发出赞叹:这里山清水秀,美如仙境。正是从这个夏天起,中国建筑的研究史将要在这一对年轻伉俪手中重谋布局,开启新篇。